

|文|化|百|科|系|列|

最受读者喜爱 的散文

刘振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最受读者喜爱的散文 3

刘振鹏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受读者喜爱的散文/刘振鹏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4
ISBN 978-7-5451-0925-2

I. ①最… II. ①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5772 号

责任编辑:段扬华

责任校对:顾 季

封面设计:唐文广

出版者:辽海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 话: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北京一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发行者: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170mm×250mm

印 张:60

字 数:1120 千字

出版时间: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0 元(全四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散文能带给读者美的图画、美的情景、美的享受、美的追求、美的憧憬；散文能陶冶情操，能启人哲思，发人深省；散文能抚慰受伤的心灵，给人欢乐、温暖和爱。本书所选作品有的精练优美，有的朴素自然，有的音节铿锵，有的情感浓郁，有的长于抒情，也有的侧重于叙事。我们希望这些作品可以拓宽读者的视野，丰富读者的知识，让读者更好的品味散文的风格和魅力，汲取更多有益的精神食粮。读者在品位这些优美的文字时，既可以欣赏到这些名家们独特的艺术视角和表现手法，又可以领悟到作者真实的精神世界；既能够提升自己的写作和鉴赏水平，又能够培养和陶冶自己的艺术情操。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立意深远、具有丰富哲思的散文，不仅可以开阔视野，重新认识历史、社会、人生和自然，获得思想上的盎然新意，而且还可以学习中外散文名家高超而成熟的创作技巧。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散文卷帙中遴选出数百篇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辑录成书。这些作品有的字字珠玑，给人以语言之美；有的博大深沉，给人以思想之美；有的感人肺腑，给人以情感之美；有的立意隽永，给人以意境之美。

目 录

朱星鹤	1
坐对一山青	1
张 洁	3
梦	4
拣麦穗	5
苏叔阳	7
春天的梦	7
琼 瑶	9
山的呼唤	9
尧山壁	11
母亲的河	11
杨羽仪	14
水乡茶居	14
许达然	16
失去的森林	16
星	18
杨 牧	19
山谷记载	20
山窗下	23
刘再复	25
读 沧 海	25
榕树,生命进行曲	27
蒋子龙	31
生与死的艺术	32
李天芳	36
种一片太阳花	36
周同宾	37
天 籁	38

张晓风	40
愁乡石	40
也是水湄	42
蒋芸	44
只是一缕轻烟	44
冯骥才	46
珍珠鸟	46
叶文玲	47
乌篷摇梦到春江	47
亮轩	49
船	49
王孝廉	52
樱	52
谢大光	53
鼎湖山听泉	53
杨闻宇	55
登陵忆	55
孙荪	58
星云月三赋	58
崔合美	65
绿色的太阳	65
航鹰	67
亭亭白桦 依依白桦	67
张系国	70
也是神话	70
梅洁	72
爱的履历	72
季季	75
暗影生异彩	75
韩石山	78
蜕衣小吏	78
郭保林	80
我寄情思与明月	80
陈列	84
无怨	84

薛尔康	88
傣家依少	88
刘征泰	91
千秋遗爱在人间	91
梅绍静	94
根	94
张承志	96
静夜功课	96
毛铸	98
听雪记	98
张抗抗	101
地下森林断想	101
梅苑	104
墙	104
史铁生	105
合欢树	106
舒婷	107
迷路的故事	107
贾平凹	109
月迹	109
丑石	111
艾芜	112
怀大金塔	113
江底之夜	113
丁玲	117
五月	117
施蛰存	120
绕室旅行记	120
驮马	124
楼适夷	126
雨	126
冯至	127
在赣江上	127
臧克家	130
野店	130

老哥哥	132
杨刚	135
沸腾的梦	135
谢冰莹	136
爱晚亭	136
余冠英	138
清华不是读书的好地方	138
吴伯箫	141
马	141
山屋	143
天冬草	145
李健吾	147
希伯先生	147
缪崇群	148
叶笛	149
燕志俊	150
蝴蝶的家	150
萧军	150
我研究着	151
徐讷	153
住的问题	153
夜	157
陆蠡	158
囚绿记	158
竹刀	160
吴组缃	164
泰山风光	164
丽尼	176
鹰之歌	176
曹白	177
我的路	178
范长江	182
勿离额济纳	182
柯灵	185
野渡	185

石灵	186
狭的天地	187
靳以	188
雨夜	188
朱大木丹	191
血的嘴唇的歌	191
少女的赞颂	191
钱钟书	192
一个偏见	192
说笑	194
季羨林	196
年	196
黄昏	199
萧红	202
初冬	202
杨绛	204
阴	204
萧乾	205
叹息的船	205
雁荡行	208
叶紫	219
古渡头	219
何其芳	222
黄昏	222
雨前	223
树阴下的默想	224
白朗	226
西行散记	227
月夜到黎明	229

朱星鹤

朱星鹤(1936—),湖南湘乡人,著有散文集《坐对一山青》,小说集《挥手向云》、《多彩的旋律》等。

坐对一山青

只要一回到家,我总爱朝窗前的藤椅一坐,不论早晚,不论晴雨。

我的窗是一幅画,窗外的绿树青峦、白云蓝天,便是画中的风景,掀开窗帘,就像是撕开蒙着画布的纸,窗外的美景一跃入眼,也把愉悦注满一心。

当初决心搬来这里住,就因为看中了窗外那一带青山,山不高,却起伏绵亘,把绿意铺陈一地。一住一千多个日子,朝夕相对,默默遥情,虽说岁月嬗变,斗换星移,多少欢乐忧愁,俱已消逝,只留下回忆和惆怅,但青山依旧在,而且生机茁壮、生意盎然。在时间的长流里,春会老,花会残,只有山以不变之姿,恒久以来就坐在那里,以哲人的慧眼,看尽人世沧桑。

在现实生活中,不如意事常接踵而来,我会忧愁,也很不快乐,而当烦闷苦恼、心绪不宁时,窗外青山便是我最好的安慰,举目遥望,无言相对,万般愁绪立刻化为一股轻尘,飘散在窗外阳光下。于是,心境恢复了澄明,我仍拥有一片宁静和平和。

雨天的山,像个啜泣的少妇,嘤嘤诉说着她的孤独和委屈,把那份凄楚挂满一山千树。我喜欢看雨中的山,看它的凄迷,看它的落寞,看烟笼雨树中那蒙蒙的姿态,有时密密的雨如丝如缕,把山岭裹进一片灰暗中,任你搜集寻觅,也只能望见一抹若隐若现、若远若近的陵线,的确是“山在虚无缥缈间”。

晴天是另一种山貌,尤其是雨后青山,晶莹翠绿,一副冰清玉洁。白云自天外飞来,绕着群山飞舞,山伸出千树手指,戏弄着云,也逗引着风,云是不胜娇羞的少女,怎禁得住山的挑逗?她躲躲闪闪,一不小心跌进山的怀抱,把山谷跌成一片氤氲,山笑了,把笑脸迎向朗朗晴空,迎向坐在窗前的我。一抬头,我便承接住山的明朗与活泼,我窥见云的飘逸和洒脱。于是,我也忍不住把笑脸迎向山、迎向云、迎向蓝天、迎向大自然的和煦温馨里。



惟其宽容,它才能忍受风雨的凌虐;惟其沉默,它才能启示无穷的智慧。千百年来,山便以哲人之姿静静地踞坐在那里,看尽山人人世的变幻,而它恒常以沉默向世人宣示:真理掌握在你的手中,只要追寻,必得永恒!这里的夏天好像特别长,蝉声已经在窗外聒噪了一季,而山也绿了一个长长的夏,就是不闻秋声;即使秋来,山上的树也不见落叶,落叶也不见枯黄,这就叫人格外怀念故乡;故乡一到秋天,漫山遍野的紅葉,把旅人的乡愁渲染得好浓好深啊!那真是很诗意的日子,很诗意的季节。

偶尔,不经意地望见山头一片白,桑说:那是芦苇。是芦苇吗?那么秋快来了,或已经来了而我不察,为何我听不到南归的雁声?那些飘零的落叶呢?我好想去山上捡两吨落叶回来,撒满书室,铺满一床,没事我就躺在落叶堆中一片片数着,数过秦淮金陵,数过长城塞北,数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数洞庭湖上千帆遮不尽,数湘江的风和月,数古城午夜的更声……望着那白了的山头,我巴不得秋色更浓些,秋天也更长些,那样,我怀乡的笛音就可以吹奏个不停了。

但岛上是没有秋天的,夏天过去就是冬季。冬来,除了山头的芦苇更白,满山仍是一片绿和青,只是它绿得不像夏天那么浓,青得不如春季那么嫩。说起冬天,我就不免埋怨这座山了,为何它那么不甘心情愿脱下一身葱茏,把山的原始作一次全然的裸露?我是好想去探一探山的,但却怕破坏了它埋在我心中的神秘,美感是由距离产生,一旦距离消失,美感也消失,即使我不去探山,我也想象得出它的峥嵘巍峨,我不会永远不去看山的。

春风尚未吹起,山便抢先披一身青绿,还把这身绿自山脚向原野铺陈;于是,整个大地都被妆扮起来了,这里那里全喧腾着春的热闹;只有山依然静静地坐着,散发着春的芬芳,传送着春的讯息,而且,它也招引着成群成群的人走向山里,去亲一亲山的芳泽。

清晨,曙光微露,山的脊背驮着初升的朝阳,把光明投向宇宙。当一轮红日从山的那一边冉冉爬升出来时,山便挺立如守护太阳神的武士,披挂起一身庄严,威武昂扬地向人们提出忠告:“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

月夜,山的侧影画在星空里,远远望去,“横看成岭侧成峰,”格外地显得诗意与朦胧。山也有倦的时候,当大地睡向沉沉的午夜,山也横卧在夜的荒原,这时我如醒着,总爱凭窗小立,看夜空下山的睡态,看它的静谧柔和,夜好深哩,我甚至听得见山沉沉的鼾声和沉沉的叹息。山也有忧伤的时候,只是山是强者,它总是把忧伤藏在心底,而把快乐挂在脸上,只有在这悄然无声的夜,我才能体会出山的不快乐,但不知道山是否也能了解我?

老这样坐着看山,对山的认识毕竟有限,于是,我有去访一访山的欲望了。

选一个没有人去的时刻,我浴一肩斜阳叩响山的小径,森林摇着手臂迎接我,款摆的枝、摇曳出一山风情,阵阵野香自四面八方沁来,浸得我通体舒畅,鸟声、虫声、蛙声……和着山风奏起一曲交响乐,那是我所听过的最好的迎宾曲,最美的

音乐。

我没读过这山的历史,但我了解它自亘古以来与风雨雷电搏斗挣扎的经过,没有那份锤打和考验,山不会如此坚强和硬朗。无须听它述说当年的英勇,只须环山巡视一遍,就可以看到满山伤痕,那些断崖残石,便是当年战斗的痕迹,山谷下或许仍躺着它们的伙伴——当年的战友。这山是如此的挺拔,是如此的峥嵘,正展示出它的光辉史实,那是无数岩石森林的牺牲才换来今日的嵯峨嶙峋。我走遍山前山后,看尽山腹山背,我忽然领悟:山之所以沉默,正由于它的深广。

倦了,我随意朝山腰一坐,夜色晦暝中,望见山外一片灯海,原来还有无数的窗开向这座山,那么,坐对一山青的人也绝不止我一个了。想到有那样多人和我共同拥有一座山,共同拥有它的豪放和雄伟,险峻与深沉,在某些时候,我们也共同看山赏山,心中便兴起“吾道不孤”的喜悦。从那以后,无论是窗前小立,或是窗下独坐,我再也不会有孤独的感觉。我原无意独占,现在,这山更教会了我——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宇宙。

听说,有人看中了这最近处的一座山,不久,这山里便将盖起房子,修起马路,点起电灯,所有都市里的文明都将搬进这座山里来。甚至冷气机。我听了好难过!然而,山无言,山不语,如果命运安排必须那样,山也不会抗议,它仍会坦荡荡地接纳,一如接纳自亘古以来人们的赞颂或是诅咒。

真到那一天,山最多牺牲一部分它的青绿,也牺牲一部分它的静美;但,对我来说,失去的或许比山要多些。

传闻变成了事实,现在,推土机的轧轧声碾碎了一山的岑寂,山路被拓宽了,山头被推平了,而那一山青和一山绿随着砍伐的树林消失,林中的鸟想必早已飞向别处,蝉声已杳,蛙鼓不鸣,而现在正是夏天,正是我们急需以山的灵秀喂饱眼睛和心灵的时候。推窗外望,我看到的是一丘黄土,工地的水泥和红砖也堆得比另一座山高,我忽忽若有所失,默立良久,心意凄然。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早已失掉了悠闲与从容,而我们还须随时准备失落。但愿心中长留青山在,那么即使在没有山的日子,也能于生活中砌起一座座青山如黛,使绿意映满眼前,也植满一心。

张 洁

张洁(1937—),生于北京,祖籍辽宁。当代女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含羞草》,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及散文集《在那绿草地上》、《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等。

梦

现在想起来,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情了。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常梦见我在溜冰场上大显神通,像陀螺般地旋转,像流星般地飞驰,像燕子掠水般地滑翔。我也梦见过在海浪里嬉戏,跃上浪尖,纵入浪谷。其实我既不会滑冰也不会游泳。我甚至连海也没有见过,而且那个时候我连冰鞋也买不起一双。我还梦见过我既是我自己又不是我自己,我是那样的端庄妩媚,仪态万方,完全不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畏瑟、灰暗……在梦里,我扮演过多少在我醒时渴望着的美好角色,做出过许许多多毕竟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前些日子,我梦见我重又回到少年时代生长过的地方。那山坳、那流水、那树林,宛如我曾爱过的一样。可是,当我张开双臂,扑进那树林里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不认识它了。

林木都已长大,再也找不到儿时的痕迹。而那一棵树呢?大概也早已被人砍伐。当然,谁也不会留心我曾在那上面刻过自己的名字。除了我自己,那名字对谁也没有意义。我怅然地在那树林里徘徊,用手掌抚摸着每一棵树的树干,懊悔着自己曾被那许多微不足道的理由所羁绊,而在这样久的时间里,去失了我曾爱过的这山坳、这流水、这树林……我还能追捕回来这许多年里所丢失的欢乐吗?人有时是多么愚蠢、多么迟钝!又是多么地苦着自己、折磨着自己啊!

我喃喃地对那树林低语:看看我,还认得我吗?我是大雁啊!原谅我付了这许多年才飞回来看你,尽管我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尽管我翅膀上那些曾经美丽的翎羽已经所剩无几,可我毕竟带着一颗从未忘怀的心回来了!

风儿刮起来了,所有的树木全都摇曳着它们的枝丫。树叶儿飒飒地响起来了,我听懂了它们的絮语:不,我们不认识你,你不是大雁,你不是她!她不是这样长满皱纹的,她的心上也不是这样落满尘埃的!

啊,岁月和生活就是这样地改变了它们和我,我们不再互相认识了。

我感到累极了。我能不累吗?真的,我早已不是那头蹦蹦跳跳的小山羊。于是,长叹一声,我躺在长满野草的山坡上。

变幻的云朵,悠悠地从我的头上飘过。我重又看见,在童年的幻觉中出现过的神话:骏马拖着的彩车,飘飘欲仙的美女,富丽堂皇的宫殿……我的心突然变得甜蜜,在那云朵里,我好像看见了童年时代的自己,那曾是可爱的小姑娘,光着脚丫,巴嗒、巴嗒地向我跑来,戴着用毛笔勾画的眼镜,还有毛笔勾画的皱纹和胡须,张开没有门牙的嘴巴,嘎嘎地笑着,并且对我说:“你这傻老太婆,为什么要找我呢?我并没有离开你,我一直住在你的心里。不然,你何以有一颗儿童的心呢?”

天呐!天呐!毕竟还有人认得我啊!

她笑着,从我的身旁飞快地跑过。跳过小溪,跑进树林里去。浅蓝色的衣裙在树干后面闪动着,留下了一路天真的笑声。我紧紧地追赶着她,任凭树枝抽打

着我的脸颊,灌木丛刮破我的衣衫,可我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笑声渐渐地远去了,树林里重又恢复了沉寂。久已不见的、温存的泪水,涌上了我那干枯的双眼。我哭了。我以为那不过是梦,可是等我醒来,我的枕头却真的湿了一片,我再也睡不着了。我在想,我曾有过许多虚妄的梦,但我为什么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呢?我想追求的究竟又是什么呢?我忽然醒悟:我最想留住的,还是那永远没有长大、永远没有变老的心啊!只有它,才使我的心里永远充满了诚挚和热爱!只有它,才使我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里,不只一千次地得到重生!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拣麦穗

在农村长大的姑娘,谁不熟悉拣麦穗的事呢?

我要说的,却是几十年前拣麦穗的那段往事。

月残星疏的清晨,挎着一个空荡荡的篮子,顺着田埂上的小路走去拣麦穗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在那夜雾腾起的黄昏,趟着沾着露水的青草,挎着装满麦穗的篮子,走向破旧的窑洞的时候,她想的是什么呢?

唉,她能想什么呢?!

假如你没在那种日子里生活过,你永远不能想象,从这一粒粒丢在地里的麦穗上,会生出什么样的幻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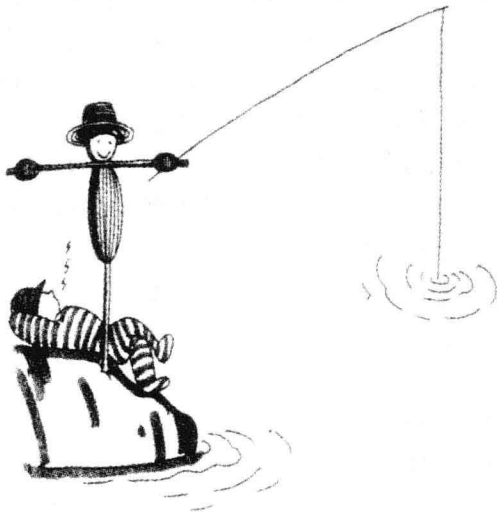
她拼命地拣呐,拣呐,一个收麦子的季节,能拣上一斗。她把这麦子换来的钱积攒起来,等到赶集的时候,扯上花布,买上花线,然后她剪呀,缝呀绣呀……也不见她穿,也不见她戴。谁也没和谁合计过,谁也没找谁商量过,可是等到出嫁的那一天,她们全会把这些东西,装进新嫁娘的包裹里去。

不过当她们把拣麦穗时所伴的幻想,一同包进包裹里去的时候,她们会突然感到那些幻想全部变了味儿,觉得多少年来她们拣呀、缝呀、绣呀实在是多么傻啊!她们要嫁的那个男人,和她们在拣麦穗、扯花布、绣花鞋的时候所幻想的那个男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但是,她们还是依依顺顺地嫁了出去,只不过在穿戴那些衣物的时候,再也找不到做它、缝它时的那种心情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谁也不会为她们叹一口气,表示同情。谁也不会关心她们还曾经有过幻想。连她们自己也甚至不会感到过分的悲伤,顶多不过象是丢失了一个美丽的梦。有谁见过哪一个人会死乞白赖地寻找一个梦呢?

当我刚刚能够歪歪咧咧地提出一个篮子跑路的时候,我就跟在大姐姐的身后拣麦穗了。

那篮子显得太大,总是磕碰着我的腿子和地面,闹得我老是跌交。我也很少有拣满一个篮子的时候,我看不见田里的麦穗,却总是看见蝴蝶和蚂蚱,当我追赶它们的时候,拣到的麦穗还会从我的篮子里再掉到地里去。



有一天，二姨看着我那盛着稀稀拉拉几个麦穗的篮子说：“看看，我家大雁也会拣麦穗了。”然后，她又戏谑地说：“大雁，告诉姨，你拣麦穗做啥？”

我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备嫁妆哩！”

二姨贼眉贼眼地笑了，还向围在我们周围的姑娘、婆婆们闪了闪她那双不大的眼睛：“你要嫁谁嘛？”

是呀，我要嫁谁呢？我忽然想起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说：“我要嫁那个卖灶糖的老汉！”

她们全都放声大笑，象一群鸭一样嘎嘎地叫着。笑啥嘛！我生气了。难道做我的男人，他有什么不体面的地方吗？

卖灶糖的老汉有多大年纪了？我不知道。他脸上的皱纹一道挨着一道，顺着眉毛弯向两个太阳穴，又顺着腮帮弯向嘴角。那些皱纹给他的脸上增添了许多慈祥的笑意。当他挑着担子赶路的时候，他那剃得象半个葫芦样的后脑勺上的长长的白发，便随着颤悠悠的扁担一同忽闪着。

我的话，很快就传进了他的耳朵。

那天，他挑着担子来到我们村，见到我就乐了。说：“娃娃你要给我做媳妇吗？”

“对呀！”

他张着大嘴笑了，露出一嘴的黄牙。他那长在半个葫芦似的头上的白发，也随着笑声抖动着。

“你为啥要嫁我呢？”

“我要天天吃灶糖咧！”

他把旱烟锅朝鞋底上磕着：“娃呀，你太小哩。”

“你等我长大嘛。”

他摸着我的头顶说：“不等你长大，我可该进土啦。”

听了他的话，我急了。他要是死了，可咋办呢？我急得要哭了。

他赶紧拿块灶糖塞进了我的手里。看着那块灶糖，我又带着眼泪笑了：“你别死啊，等着我长大。”

他又乐了。答应着我：“我等你长大。”

“你家住哪搭呢？”

“这担子就是我的家，走到哪搭，就歇在哪搭！”

我犯愁了：“等我长大，去哪搭寻你呀！”

“你莫愁，等你长大，我来接你！”

这以后，每逢经过我们这村子，他总是带些小礼物给我。一块灶糖，一个甜瓜，一把红枣……还乐呵呵地对我说：“看看我的小媳妇来呀！”

我呢，也学着大姑娘的样子——我偷偷地瞧见过——要我娘找块碎布，给我剪了个烟荷包，还让我娘在布上描了花。我缝呀，绣呀……烟荷包缝好了，我娘笑得个前仰后合，说那不是烟荷包，皱皱巴巴，倒象个猪肚子。我让我娘收了起来，我说了，等我出嫁的时候，我要送给我男人。

我渐渐地长大了，到了知道认真拣麦穗的年龄了，懂得了我说的都是让人害臊的话了。卖灶糖的老汉也不再开那玩笑——叫我是他的小媳妇。不过他还是常常带些小礼物给我。我知道，他真的疼我呢。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倒真是越来越依恋他，每逢他经过我们村子，我都会送他好远。我站在土坎坎上，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山坳里。

年复一年，我看得出来，他的背更弯了，步履也更加蹒跚了。这时，我真的担心了，担心他早晚有一天会死去。

有一年，过腊八的前一天，我约摸着卖灶糖的老汉那一天该会经过我们村。我站在村口上一棵已经落尽叶子的柿子树下，朝沟底下的那条大路上望着，等着。

路上来了一个挑担子的人。走近一看，担子上挑的也是灶糖，人可不是那个卖灶糖的老汉。我向他打听卖灶糖的老汉，他告诉我，卖灶糖的老汉老去了。

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哭那陌生的、但却疼爱我的卖灶糖的老汉。

我常想，他为什么疼爱我呢？无非因为我是一个贪吃的，因为极其丑陋而又没人疼爱的小女孩吧？我常常想念他，也常常想要找到我那个皱皱巴巴的象猪肚子一样的烟荷包。可是它早已不知被我丢到哪里去了。

苏叔阳

苏叔阳(1938—)，河北保定人。当代著名作家。著有《苏叔阳剧本选》、中篇小说《婚礼集》、长篇小说《故土》等。

春天的梦

黎明，窗外飘着雪花，静静地，静静地……啊，多像梦的使者。蓦地，几行诗句涌上心头，我急忙提起笔记下来：

闪亮的雪花，轻柔晶莹，

每一片都是一个温馨的梦。

让树枝看见了青绿，

让街道看见了浓荫。

哦，在这落雪的早晨，

我忽地闻到了丁香的芬芳，

听见了蜜蜂的歌唱。

我看着着在纸上的字迹，陡然意识到，这不过是流露了我的心意：我在梦中焦渴地呼唤着春天。

春天是可爱的吗？特别是在这里，短促的犹如蜉蝣的生命，只一闪，就是烈日炎炎的夏天。

春天是值得留恋的吗？特别是在这里，常常有漫天的风沙，吹干你生命的汁液。但我还是喜爱它，像喜爱我最倾心的恋人；我还是执拗地追寻它，像追寻早已消逝了的我的童年。

因为最短促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可以看得见积雪里萌生的小草，枯枝上吐出的嫩蕾；可以看见绿色，这生命最基本的色素；可以看见鲜红，这滚烫的血液的火焰。而没有了色彩，也就没有了旋律，没有了诗歌，没有了舞蹈，没有了运动，没有了一切！春天赋予世界以色彩，赋予希望，赋予未来。

再寒冷的春天，也还是春天。只要挺得过那风沙，人们总会脱去厚厚的外装，活动一下僵硬的躯体，唤醒沉睡在灵魂里的种种追求。

因为有了对春天的渴慕，对春天的梦想，我忍耐住了许许多多寒冬。

三十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那时候好像比现在冷得多，科学家们断定，我们的星球变得温暖起来，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我只记得，那时候冬天的早晨，赤手去握铁条，会把手粘掉一层皮，吐到地上的口水，立时就会凝成小小的冰块。那时我比今天年轻，是个孩子。可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希望，我曾在作文里发过“人生如梦”的叹息。我那时只有十岁呀。可是春风吹开了故都的城门，也朗清了我心灵上的迷雾。我真地像一棵小草伸出了青春的嫩芽，在我的面前伸展开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从那时，我知道了春天与希望同在，春天与温暖俱来。哦，我怀念，怀念那给了我们民族和所有我们民族子孙以幸福、以理想的一九四九年的春天。

我也还记得过了二十年以后的那个严冬。我在长城以外的一个荒凉的村庄，经受“脱胎换骨”的革命教育。我记得那带着冰碴的红高粱面糊糊，记得那缩肩拱背的农民木然的眼睛，记得那阳坡下避风的土洞。在那儿，有木然的眼光的农民，为我烧起一小堆用枯叶燃起的野火，烤暖我的脚，烤暖我的心，送给我一个烤熟的土豆。在那儿，我曾经蜷缩着睡去，梦见了春天：涂涂的水，摇曳的花。梦见妻子温柔的手臂，小儿子的笑脸——他那时刚刚出生不久。靠了春天的梦，我熬过了对灵魂的践踏。可我总在问自己：他们也有春天的梦吗？那些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而依然贫困的，有着木然的眼的农民？